



夏花

家教學生的父親在冬夜裡去世了，在凌晨的我的睡夢中，在幽靜的城的靜默中，在偌大的白色巨塔的急診手術室中。我看著孩子傳來的訊息「爸爸已過世。」清晨四點，在整座浮島最安詳寧靜的時刻，無聲卻浩瀚了切斷未道盡的言語與期許。

未值十五歲的年紀，單親的背景，在壓力最大的國三生時光，孩子永遠失去了父親。

成為大學生那年，補習班介紹我到孩子家當家教；當時小六的孩子書桌前堆滿各家出版社的習題，牆壁上貼著每周的課程規劃。孩子父親把所有的希望都寄予了孩子，即便每個科目都有補習，仍然希望能找醫學系的學生指點課業。孩子也十分努力，有時晚上八點補習班下課了，九點後便是接著我的課程，直到凌晨十二點。單親的父親扛起一切經濟負擔，有時夜半我離開孩子家時，父親依舊在推拿室中工作，或倚在沙發上闔眼休息；他強調在孩子小時候是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給媽媽那方照顧，媽媽並未對孩子有課業上的要求，父親感到很憂心，於是他把孩子接回來住並投入大量的心力，包含了高額的家教費用。

在下課後的夜半，獨自騎車回到宿舍的時光，我常想到倘若回到國中時期的我，可能無法承受這些壓力。白天時排滿的校園作息，放學後每天都有補習課程，連假日也不例外；我想委婉地告訴孩子可以稍作休息一下，但孩子的心性是如此堅強，自定堅信著先天的培養不足，能靠後天的不斷努力補強。

在休息時間時，孩子有時會問我醫學系的課程內容是什麼、解剖實驗室內是長怎麼樣、某一疾病是如何發生的。孩子的父親希望孩子之後能成為醫師，如同將來的我，但事實上，那時的我從未對於醫師有任何的幻想。更精確而言，當時選填志願的我考了不錯的成績，就像擁有一張高級遊樂園的入場券，聽著人們口沫橫飛地推薦科系，像點選未來的人生遊戲套裝。坦白而言，要求十八歲的我們，決定未來八十年的人生，聽起來的確太過冒險；那時的我沒有夢想，只想追求期望值最高、絕對不會錯誤的科系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我看著孩子如此努力，父親如此努力，卻不忍告訴他們千萬別像我一樣，沒有夢想的活著。

孩子打電話給我的那天，用些微顫抖的聲音說著爸爸在醫院，今天下午的課要請假。抑制住起伏的語氣，就像他早已在撥通前練習過千百次。我看著日程表與加護病房開放探視的時間排定探訪，卻不想病情急轉直下，僅僅一天，孩子父親便從加護病房轉到地下室。在這短短的一天內，孩子似乎還沒有完全接受上一件事情，狀況便往更深更底的地方墜落。就像上天給了他一拳重擊，他仍然在適應這樣的力道，卻把他從懸崖邊推落。

孩子在墜落，在空中，在往沒有預料的未來掉落。孩子抬頭望著構築好的未來影像，就像雜訊化般逐漸在模糊錯綜。孩子失去了父親，失去了過去習以為常的生活，僅只一天，這一天將會成為孩子生命中永遠的分水嶺。就在國三生的年紀，從此後他將要一個人，赤裸裸面對魑魅魍魎泥刺肉凜的世界。我無法告訴他我感到這世界是冷漠且與他人無相關的，除了徒手打造自己的渴求，再多的期待也是枉然。但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十五歲的年記真的太過脆弱，脆弱到上天再輕輕一折，他就將齧成細碎。

生命的本質太過脆弱，就像孩子從未想過當閉上眼的昨夜，便是他最後能看見父親的最後一眼。我坐在他身旁，讓長久居於外縣市的母親安心處理後續事宜。孩子沉默地坐在椅子上，時而望向左右，時而望著前方。孩子的書包內整齊地放著當天上課的講義，一切就像在用力維持生活日常，或許孩子期待著父親突然從病房內走出來，告訴他這只是一場玩笑，我們回家吧。

我看著走廊盡頭，光影透過透明的窗映入長廊，日光在冰冷的廊道上緩慢游移；同樣的日光照耀著城市，但昨天與今天，孩子獨自面對山雨欲來。人生中的際遇對這孩子太過殘酷。本以安居的日子正試圖要衝破牢籠，往第一步打造自己努力的啟程，卻因為突如其來的意外帶走了父親。

我們就這樣坐在長廊，整個下午的時光。我想起了那些在生活中為了那些細微的爭吵或無謂的紛爭，在偌大的寂靜面前顯得渺如沙塵。二十二歲了，我覺得自己做的極為差勁。許多淺意識內令人感到易怒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的，令人介意的事，在孩子面前瞬間都讓我感到羞赧。當孩子在與命運進行掙扎搏鬥時，我尚在反芻那些平時不快的事。

那夜回家後，我做了一個很長的夢，整整十二個小時，醒來後我躺在床上安靜好久。夢最後的畫面，一片夕陽快墜下去的大草原。我睜著惺忪模糊的眼，逆光之中，兩個黑影，一高一低，在很遠的地方，往更遠的地方走過去。在他們的身後是一片很高的菅芒，白白的，在風中搖晃。我記的那樣的風的感受，很細，很弱。

孩子到我宿舍上課，如往常一般，我們仍舊進行教學，救去了些行政步驟。

有些話題我們也會輕巧的避免不談，泰半是等到孩子願意開口與我分享。

「爸爸是被鄰居發現倒在家門口的，我在想，就是，如果我昨天早上有起來下樓去看爸爸怎麼那麼久還沒上來，或許爸爸就會早點被送到醫院。」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我有時在想，會不會是我花太多錢在補習上面，爸爸才要一直不停工作才會過勞。會不會其實是我害死了爸爸。

如果我有早點看出來就好，老師你也不看不出來吧。在我家的時候，就算腦中風可以先看出來嗎？」孩子看著地上說。

「有許多的成因都會造成突發的疾病……」

我語塞的看著孩子，盡力的想起課堂上的醫學知識。那些症狀、預後、患病比例與緊急處理，瞬間在我腦中纏繞打結成團，梗住喉頭說不出話。那時我才明白，我們所學習到的知識並不限於成為醫師之後。我的心中充滿慚愧。此刻在我眼前，我多麼想告訴孩子不是你的錯，但我卻無法說出系統化的語句告訴孩子。我看著書架上的課堂講義，每一本的疾病機轉、藥物治療，就像是一個活生生的病人站在我面前，指責我的懈怠。

「我們盡力把考試弄不懂的地方解決，考完會考載你一起去屏東看爸爸。」



夏日的屏東翠綠，田野的氣息透著微涼。溝間清水清靜如許，就像遠離城市般的一切都會如此澄澈。從市區到相也幾乎沒有甚麼車流，就像伊斯蘭徒即將步入麥加般那樣心靈的寧靜。

孩子一路沉默地坐在後座，提著我們從市區帶來的零食供品。

「其實我不知道爸爸會不會喜歡這個，他平常都是吃我想吃的。」

「我想爸爸此刻也是一樣的。」

我帶著孩子走入寶塔，住持說先將供品呈給地藏菩薩，地藏菩薩會把孩子的父親從房間裡叫出來，通知有人來看他了。

孩子爸爸的塔位與孩子等高。

「爸爸來這裡不知道住的習不習慣。」孩子看著禪上父親的大頭照說。

「這裡很安靜，爸爸應該可以好好休息。」

「爸爸如果知道我成績沒考到第一志願，應該會罵死我。」

「你盡力了啦，我們也都很努力了。」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佛教呢喃的頌歌在寶塔內迴旋，就像安穩的祝福與頌讚，我看著光影緩緩的走上孩子與我的背，像是孩子的父親搭著我們倆的肩，溫柔而靜默不語。

回程時，夏天的傍晚沁涼，我們在高屏大橋前等待紅燈。

天色逐漸橙黃，路邊人家的屋頂上，旁邊連野草也無法茂盛的屋簷，獨開了一隻高高的花，莖節梗直，花色鮮豔亮紅。

生命的韌度形成的樣態，讓自己的最後成為一支獨秀，在夏夜的晚風中微微搖曳。

我並不想虛偽的告訴孩子「你一定要堅強，你一定要努力。」無論這段時間可能會有多長，我們可以先脆弱的低下身子好一段時間，好好的痛哭一場，好好地告訴自己沉浸在悲傷中是正常的。

牆上的那朵花，並不是因為他選擇開在牆上而特別；而是因為他只能開在牆上，慢慢搜尋到適宜生長的位置後，再努力爭豔，爭取陽光爭取水。我並不期待你馬上成為一株最美麗的花，我希望即便在最堅硬的水泥地上降生，你都能有自己燦爛的生存方式。



2020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推薦獎

綠燈亮起，我們慢慢加足馬力騎上大橋，車燈照著逐漸闌黑的夜，
我們在晚風輕撫的夏夜緩緩前行。

